蜀山劍俠傳/2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三四回　奇景麗春秋 灼灼花枝明似焰　極光涵海嶽 沉沉丹井酷生寒

下一回▶

話說衆人見了極光方共稱奇，那六角形的大小極光，倏地變成圓形，好似百餘輪大小華日，朗照遙空。內中一輪，四邊忽射出無數長短大小不等的芒角，精光萬道，越發強烈。緊跟着近側諸輪也受了反應，紛紛學樣。晃眼之間，滿天大小極光全受波及，各射出長短精芒。一時霞光電射，銀雨流星，比起先前所見還要強百倍。端的乾坤僅有之奇，神妙無窮，不可思議，決非常人所能懸揣。一會兒，極光又由分而合，漸漸往一處移動，兩輪芒角祇稍一相接，立似有極大力量吸引，聯成一片，越聚越多，光也不再有規則。等全聯上以後，忽似春雲舒捲，展了兩展，電一般略微掣動，倏地伸長，又恢復了初現時的景象，變化神速異常。衆人多是慧目法眼，連金蟬、易靜、癩姑三個目力最強的，俱未看出它是如何復原。方想主人說今日極光現時最短，時已子正，怎麼還無退意？耳聽海上踏波飛行之聲，似有人來。正各低頭向陷空島海面查看，猛覺眼前一暗，那萬千里長，橫亘北天的流蘇光幕已經不見，同時身上冷意爲之一消。這時北極正是晝夜長明的季節，極光斂後，依舊斜陽照林，花明葉媚，水態山容，秀潤如活。再看海上踏波之人，乃是靈威叟含笑走來。

易靜忙率衆人起立迎了上去，謝了島主賜宴盛意。靈威叟笑道：「北極荒寒，無甚佳餚，祇有野果海物，不成敬意，何必言謝？諸位道友道法高深，會心不遠，島宮陣圖適纔想已洞若觀火。今奉島主之命，來引諸位道友去往丹室盜藥，請即起行何如？」易靜道：

「我等末學後進，本來愚昧無知，莫測高深。幸蒙島主老前輩念其遠來不易，諸般教益，啓迪愚蒙，又承道友引導指點，雖然管窺蠡測，略悉一斑，終恐法力淺薄，難勝重任。無如島主大命，何敢不遵？祇好仰託島主福庇，道友雅愛，勉爲其難了。」靈威叟道：「家師原以諸位道友必能勝任，不過想試驗一番，始有此舉。否則，靈玉膏雖然所剩無多，續斷卻是盡有，早相贈了。不過諸位道友務要記準：前半陣圖埋伏，諸位道友大約已知其中微妙，似難實易，無關重要，倒是中下層比較容易的兩處，卻要多請留意哩。」易靜等謝了指教。靈威叟道：「新近島主在海面上設下與玄冥界相同的禁制，並曾立約，無論何人來見，必須先由玄冥界和這裏海面安然飛越，方始相見。如有甚事要約，便須通行完了迷宮疑陣，由丹井中層穿行，去往霜華殿中二次相見，方可應允。那疑陣共有周天三百六十五個門戶，多高法力也難走完，稍一疏忽，便被陷入乩壇以內，兩儀之火一齊來攻，決難禁受。這本是島宮中第一難關，也是諸位道友機緣湊巧，此陣已移往別處。祇乩壇爲全陣中樞，內有好些法器，因那陣新移，不曾備妥，還未移去。雖因陣已他移，難再發生妙用，仍能看見一點端倪，諸位道友一到就知道了。時已不早，請仍和前一樣，凌波而渡，免有阻礙，又延時候，老朽前面領路了。」說罷，當先往海面上踏波亂流而渡。衆人緊隨在後，各自運用玄功，在水波上凌虛飛駛。海面本來不遠，眨眼到達陷空島。

金、石等八人均是初至，上島一看，那島作圓形，四邊海岸祇有里許來寬，過去便是適纔對岸遙望的那一圈仰盂形的大圓島壁。因是海底萬年寒鐵築成，遠看已極輝煌，這一近看，那島壁高約十丈，通體寒光閃閃，耀目生輝，光鑒毛髮。島岸淨是五色珊瑚靈砂，襯得景象越發富麗雄偉，草木卻不見一根。先前易靜、癩姑入見島主，原由左行不遠，由一圓門之中走進。這次靈威叟引了繞壁而左，一路言笑，繞行兩三里路，忽然停住。島壁通體渾成，不見縫隙，祇衆人停處，壁上現有不少金釘，看去生鑄上去。及至靈威叟用手分別推按，全能移動。衆人這時方纔看出，那金釘含有不少妙用。方在留心注視，祇見靈威叟把金釘移動了七八個，便即停手，壁中隨起了金鐵交鳴之聲。跟着精光明滅，那島壁似走馬燈一般，忽左忽右，兩面急轉如飛，不多時立處對面現出一個空洞，不住變幻，一瞥即隱。急轉有二三十下，眼前一花，島壁靜止，壁上金釘不見，現出一個大圓門，約有七八丈大小。隨了靈威叟入門一看，那圓壁外觀堅厚，實則紙也似薄。但是共有九層，每層間隔約有五尺，分別兀立，門內並不相連。李英瓊見了奇怪，試用手乘空略推，似甚脆薄，心中奇怪，笑問易靜：「適纔師姊所進的門也和這裏一樣麼？」易靜搖了搖頭。英瓊方覺問得冒失，忽然身側似有微風飄過。如在以前，英瓊沒有看出人影，必當是風。近來連經大陣，功力又復精進，知道有人隱身自側越過。因身是客，主人又無敵意，適纔冒失發問已經後悔，料是宮中徒衆隱身經過，也許奉命來此窺伺，多

言有失，也未說破。那人也頗謹慎，原貼門邊隱身飛入，恰值英瓊想摸那門壁，故意退向門側，無心中恰巧相值，兩下裏幾乎撞上，所以覺出微風颯然，由身側飛過。餘人均因隔遠，不曾覺察。癩姑、金蟬與靈威叟肩隨而行，已快將九層鐵門走完，猛見靈威叟面色驟變，喃喃默唸，自言自語，卻聽不出是甚麼言語，好似想甚麼心事神氣。將門過完以後，靈威叟立即回身行法，將門隱去，全壁依舊渾成如一，強笑對衆道：「諸位道友，成功之後，自有人引往霜華宮大殿與島主相見，歸路要近得多，無須由此出入了。」

衆人見他說時，面上神色不定，方在不解，靈威叟忽又說道：「老朽忽然想起一事，忘了去做，意欲請諸位道友在此少候，不要走動，老朽少去即回如何？」衆人聽這幾句話語聲甚低，意甚驚惶，料非爲己而發。易靜首答：「道友祇管請便，我等在此恭候便了。」靈威叟隨縱遁光往前飛去。那九層鐵門以內正對着一條向前低斜向下的長甬道，與易靜、癩姑二人第一次入門所見別處宮殿臺榭景物大不相同，恐有差池，俱都立定相候。靈威叟去有刻許工夫，方始面帶憂急之容迴轉，見了衆人，強笑道：「老朽自不小心，有勞久候。這條甬路乃通往丹井的密徑，途中已減少幾處阻力，故與先前二位道友所行之路不同，後半所見卻是一樣。諸位道友仍照預計行事便了。」易靜暗察其辭色，不似有甚麼虛假，祇不知他適纔之行，何事慌張。英瓊也未想到，靈威叟此行與進門時所遇隱形自身側越過之人有關，也就丟開，並未在意。仍由靈威叟引路，往甬道中走進。那甬道也和島壁一樣，俱是寒鐵所製，大小也差不多，路面微微往下傾斜。衆人剛走過去，靈威叟道：「適纔諸位道友因老朽有事延誤，到時不免稍遲。由此甬道通行，雖可免去前宮幾層阻礙，但盡頭處有一關口，也頗難破。此關不在先前二位道友所見之列，必須老朽引進，也是如此。現在爲時將近，老朽拼擔兩分不是，索性把前面禁制停住，送諸位道友直達丹井上層入口的靈癸殿前去吧。」易靜知道這麼一來，比起原路預計要少去好幾層難過的關口，忙即謝了。靈威叟隨掐靈訣施爲，朝着前面說了幾句隱話。耳聽一片鏗鏘之聲由遠處傳來，全甬道壁上立發出銀雪也似的光華，閃動甚疾。同時上下兩壁一齊自行移動，電也似疾往前駛去，直和御劍飛行差不多少。晃眼回顧來路入口，已看不見，纔知這甬道竟是活的，此時正往地面以下行進。正急駛間，靈威叟又道：「此是島主法力，內有元磁真氣妙用。那盡頭處設有本島的吸星球，五金之質到此全被吸去。我知峨眉飛劍與別派不同，開府以後，開讀長眉真人仙敕大書，得有天府真訣，所用之劍，又均神物，不致被它吸去，但到底掙脫喫力，又是突如其來。我已命輪值弟子將此球妙用止住，可以無阻。但是關口上禁法不曾全撤，仍要諸位應島主之約，自行衝破。現已將到盡頭，請諸位道友各施法力準備，最好不用五金之寶，由一位在前開路，諸位道友緊隨在後，看見前面有一輪銀光阻路，立即飛起，破光而出。外面便是丹井上面陣圖所在之地，老朽不便隨往，自往霜華宮中恭候便了。」易靜道：「老先生如此盛情，

其何以報？」靈威叟道：「此原家師意旨如此，諸位道友必欲不忘綿薄，老朽生子不肖，名喚靈奇，不聽教訓，一意孤行，老朽又無暇管教。所幸此子雖然乖僻，尚知自愛，向不與妖邪交往，爲此積怨也多。諸位道友日後相遇，稍微推愛垂注，便足感天德了。」

衆人自是謙謝允諾。石生和易震都是口快，正想告以適纔在海旁看見，未及開口，靈威叟又似觸動心事，忽然說道：「老朽不才，事尚未完，前面即是甬道出口，可自依言行事，恕不遠送了。」說罷，不俟衆人搭話，身已離地，化作一道寒光，朝前飛去，一閃不見，神情比前還要匆遽。

衆人俱覺奇怪，方在談論，說了纔十幾句話，猛瞥見遠遠一點銀光迎面飛來，知道所說關口已到。因身被甬道帶同飛駛，好似人在舟中順着急流而下，銀光看似對面迎來，實則仍在盡頭處懸着，並未曾動。易靜本心想用散光丸、彈月弩二寶，因恐毀損主人法寶，忙令金蟬取出玉虎當先；又令癩姑、英瓊一用佛光，一用牟尼珠，護住衆人身子；自己將散光丸取在手中，又令衆人一同準備太乙神雷，以防萬一。所有五金之寶，全數緊藏法寶囊內，一概不用。衆人動作原極迅速，剛剛準備停當，對面銀光已越現越大，晃眼飛近。金蟬手上玉虎眼口中的兩道藍光，一道紅光，已然遠射出百丈以外。衆人也各自如言施爲，同時聯合飛起。仙家至寶，果然不同，衆人纔一離地，那甬道便已停止飛移，銀光已停住。衆人身還未到，那藍紅二色三道精光，已似長虹電射，直向銀光中衝了進去，當時衝開一個大洞。衆人遙見內裏似一光衖，看去約有十來丈深。知已無礙，忙把遁光一催，在佛光寶光環繞之下急飛過去，一晃飛出銀光以外。

易靜、癩姑一看甬道外面果是首次入宮時，靈威叟奉命引往的島宮中心，丹井上層靈癸殿前設陣圖的所在。記得此處相隔島面已數百丈之多，來路甬道祇是微微前傾，後一飛動，更是平行，怎會下得這麼深？及至回顧那來路甬道，正飛也似和吊橋一樣往上懸去。銀光搖曳中，似見靈威叟影子一閃，晃眼離地百餘丈。再看殿的右旁上空百餘丈，也有一團銀光懸住，與此東西相向。知那甬道伸縮自如，高下由心，連自己這等目力，事前誤認是縮地之法，均未看出，主人法力，可想而知。如非先有默許，故意命盜，另具深心，要想深入丹室重地盜此靈藥，更不知如何艱難呢。事前已有成算，便不往別處去走動，徑直引了衆人往殿前陣圖正門走去。

金、石等八人初到，見當地乃是一個又大又高的天井，相隔上面出口，少說也有三四百丈。立處是在井當中的一片廣場，大約百畝以上。身後是一座白玉建成的大殿，四邊井壁。另有幾所玉室。因下面丹井在陣圖中心，陣不曾破，不知多深。前面陣圖，祇在水

晶一般的平地上面，畫就兩儀、四象、九宮、八卦的圓點，乍看井無異狀。因易靜、癩姑俱說內中奧妙非常，比起易象上的河圖不同，要多生出好些變化，不敢冒失走進。各照預計，先由易靜率了甄、易弟兄四人去打頭陣，將陣勢引發。等到生出變化，再由癩姑同了金蟬、石生、阿童、英瓊等五人，如法施爲，把反河圖後天五行制住以後，易靜等五人再倒換着穿陣而下，去盜靈藥。不過這陣圖反應是在丹井之下深處，中間還有一層阻隔，均須破去。而那丹室由井底元磁真氣吸住，變化無窮，深沉隱現無定，神妙不可思議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稍一疏忽，便被磁光閉在室內，連人都走不脫。所以事前必須仔細想好下手步驟，絲毫不能疏忽。這還是主人臨時變計，改了入口，又得靈威叟之助，一直引了深入。否則由上面井口直下，連同宮中埋伏，共有十三層禁制之多，如一層層破去，就是法力多高，所至均能得手，也須二日以上。現在共祇剩了三層關口，雖是極難之處，到底省時省力，並還可以斷定主人心思，實是借此考驗，並非不與。陷身受害之事，已決無有，比較放心得多了。

當下易靜等五人各照圖宮門戶，方位途向，由正門走入。按照度數，繞行地上圓點，先往中央元正宮主位上立定，再指揮甄、易等四人分向四方。等把五行方位一齊佔住，用傳聲之法告知陣外五人，令同駕遁光飛起，對準當中井口，覷定下方。等自己引動陣勢，用法力現出當中主宮上丹井深穴以後，立即穿井而下。餘仍各照預計行事。癩姑等五人依言飛身上去，往陣圖中一看，下面一色水晶地面，除了那四五尺大小的河圖形的白黑二色圈點外，並無洞穴。知道丹井深穴在正宮一元主位上，爲陣圖等所隱，急切間看不出來。便令同行四人留意，注視下面，不問陣圖變化如何，丹井深穴一現，立即穿井而下。一面各把飛劍法寶取出，準備應用。易靜估量一切均照預計停當，立即施爲。先施法力，將五宮正位制住，再將陣法觸動。手揚處，一聲雷震，那地面上河圖圓圈，立即變滅閃動，急轉如飛。易靜也不去理它，依然守定原位，靜待時機。正打算乘隙下手，那些圈點往來交織，穿梭一般數十轉過去，忽然連閃兩閃，全都隱去。同時發出一片五色煙霧，將全陣籠罩。遙聽地底起了風雷之聲，知道下面陣圖已然發動，生出反應。

這上層陣圖，主人既先已泄機，易靜又是行家，上來先將五宮正位樞機要地制住，祇將陣勢略微引動，不去觸發它的妙用，所以顯不出此陣威力。下層陣圖已全發動，便無如此容易。適見陣中地面宛如水晶，與陣外地面有異。陣的大小又與上面丹井相同。照此情形，不特一元主位中空，恐怕全陣地面都是空的。少時等把彩煙破去，下面井穴便許全行現出。最後去往丹室盜藥，還少一人，自己如能同下最好。無如上層看似容易，無甚阻礙，但這一元正宮主位，乃全陣主要命脈，必須大法力之人方能制住。癩姑法力雖高，但看事稍易，經歷比己較差，不甚放心。和她對換，仍不能多出一人。而下層陣法

全仗上面五人將五宮正位制住，纔能減去它一半威力，怎麼也不能多出一人。易靜想了又想，還是仍照預計行事。且看癩姑等五人到了下面，能否仗着各人的異寶仙劍，衝開禁制下入丹室。如若不能，再拼冒奇險，索性連上面五人一同下去。好在衆人有幾件護身的法寶，湊在一起，至多盜藥不成，出時再把主人陣圖法寶毀去一些，那也是主人自願如此，不能見怪。一行十人，總可全身而出，決不致有甚兇險，或是被困在此，不能脫身。心中尋思，那彩煙也在不住明滅變幻，下面那井穴卻不能現出。

易靜正囑咐甄、易弟兄四人各運玄功守住心神，將法寶飛劍護身，凌空鎮制，各人五方主位不可稍微移動，也不可腳踏實地。那五色煙霧明滅變幻了一陣，忽然發出妙用，化爲青、黃、黑、紅、白的強烈光焰，按着五行生剋次序，各朝相剋的方位狂濤一般涌到。易靜深明陣法，自不必說，南海雙童本來法力不弱，祇有易氏弟兄功候稍差，但開府時得有師門心法，近甚精進，事前又得易靜詳細指點，再三叮囑，一任來勢多兇，祇守定原陣位，加意防備，終不爲動。那各色光焰，來勢十分猛烈，眼看就要壓到身上，忽似電光過眼一般，自行消滅。當時形勢看去奇險，百餘丈高的光焰四面夾攻，怒濤一般涌到，所剩也祇各人所守五宮正位不足方丈之地，照那迅急之勢，連眨眼的工夫都沒有。偏是到此即行消滅，不能侵害。

易靜知道此時祇要用法寶飛劍抵禦，或是心神搖動，鎮制不住，各人所守陣地立被侵入，爲其所乘。那時全陣威力一齊發動，就有法寶飛劍護身，不致受害，便破此陣也非一定不能。然而，一則險阻橫生，二則下層陣圖立生變化，移向上層井穴，當時便爲元磁真氣封閉。就能勉強破陣，盜藥一層更無望了。易靜因恐兩個侄子萬一看見五行精光當頂壓到，年幼無知，膽小氣餒，忘了前誡，誤以爲所立陣位受了剋制，妄思抵禦，壞及全局，先還有點擔心。及見先是東方乙木所化青光朝甄兌飛去，甄兌神志安定，未爲所動。跟着戊土黃光朝自己中宮飛來，自己更不會搖動，黃光消滅。黑光又朝甄艮南方陣位上涌去，也和乃弟一樣。易鼎、易震，一西一東，守的是庚金、乙木兩宮，恰落在後，有了前三人的榜樣，斷不會再冒失行事，這纔放心。二次傳聲給癩姑等五人，時機將至，並告以陣中五行以逆行之勢，自向各宮正位攻來，中藏變化，看似相剋，實則相生，消長盈虛之中，藏有無窮微妙，上陣是體，下陣是用，尤爲神奇。到了下面，務要仔細。照此形勢，祇恐自己必須在上層鎮制，不能分身，請癩姑一人主持，相機行事。餘人必須聽命進止，不得妄自行動。話剛說完，陣中五行反克已全應過。最末白光一閃，剛要另生變化，五色輕煙二次剛要冒起，易靜早迅雷不及掩耳，一聲號令，彈指將一粒牟尼散光丸發將出去，一叢星光立在中宮陣位以內，自行爆裂，光雨星飛中，輕煙四下消散。腳底銀光突現，一閃即滅。晃眼上面卻出現一片銀色光網，將全陣籠罩在內。頭上丹井

出口，已爲銀光封閉。衆人俱在光網以內，腳底竟是全空，現出下面丹井，黑沉沉看不見底。

易靜等五人所鎮守的五宮陣位上，卻現出五團丈許方圓梅花形的法臺，凌空浮立不動。初入陣時，所見地上圈點卻變作大小數十團斗大寒星，仍按河圖原形凌空位列，精芒電射，耀眼生花，寒光逼人。易靜、癩姑等雖知陣形必要復原，卻沒有料到變化得如此神奇。法臺一現，當時心中更悟出此陣奧妙。遙制下層固稍容易，而此陣的威力妙用也顯了出來。深喜適纔沒有冒失破陣，免去了多少危害阻滯。癩姑雖沒易靜年長經歷得多，卻也內行，瑜亮並立，無多軒輕。初意乘隙往丹井中猛衝下去，及見井穴隨原圖形一同現出，上面反倒漆黑沉沉，知道上面不再觸動陣法，或是攻入下層陣內，決不會再有變化，樂得看準形勢，再行下去，無須急急便往中央法臺之上飛落，先令金蟬往下觀察。金蟬運用神目，定睛往下注視，見井穴越往下越小，離上面二百丈左右，便見地面。與靈威叟所說丹室之類，也決不似下層陣圖所在，略有晶光反映，好似一片堅冰凝成的空地，不見一人一物，也不似有甚法術埋伏。自從入宮以來，到處光明雪亮，就說丹井太深，上有這麼強烈的光華照將下去，地方又較上面小，不至於會如此黑暗。

易靜聽金蟬說了下面情景，暗忖：「這上下兩陣中間還有一層阻隔。第一次靈威叟引來觀察，各層埋伏禁制，均經詳說它的妙用以及機密之處，獨對這一層，祇說不比尋常，可憑自身法力破去，無須有所顧忌，語甚簡略。當時因他對於其餘十二層的關口以及丹室微妙之處，卻是語焉惟恐不詳，祇差明言破法。惟此一層，好似知道自己必能勝任，順口帶過，自然不好意思深問。自來有形者易識，無形者難測。金蟬神目專能透視雲霧，洞矚深幽，當無看差之理。按說上下相隔祇二百丈，自己和癩姑雖然目力不如金蟬，也是法眼慧目，竟會看不到底，祇覺一片冥黑。丹井四壁，多半空凹，如非埋伏隱藏凹處，下視不見，就許真非尋常禁制。主人既有心試驗一行十人法力，偏又盡吐機密，惟恐其不能成功，心意莫測。也許主要試驗的便是此處，也自難說。初意上陣五宮正位制住，等它變化過去，現出井穴，便可直看到下層陣地。中間阻隔，必在四邊，或是凌空設置，至少下層陣地總可看出端倪，不料會是如此境地。主人果着重在這一層，必較上下兩陣尤爲難制。」見癩姑仍和金蟬同運慧目往下觀察，一問，也和自己一樣，用盡目力，一無所見，便把所想說了。

癩姑聞言，深以爲然，見看不出甚端倪來，祇得下去。因下面還有一關，癩姑預存戒心，爲防萬一，還令一行五人相偕同下，到了下面，不要散開。易靜不放心，自上下視，眼看五人在癩姑、阿童兩道佛光環繞之中一同下降，起初佛光頗強，但不能燭照上下，已

覺奇怪。及至降到百丈以下，祇是兩圈金色祥光在暗影中降落，一會兒止住，似已落向金蟬所說地面，光影雖仍可見，但五人身子早已隱去，光以外便是暗沉沉的，彷彿墜入聚積濃密的暗霧之中。及問四方主位上的甄、易四人所見如何，因四人功候目力俱差得多，更是三四十丈以下便看不見光影。暗忖：「二人佛光，多深多遠皆能照見，怎看去光華這麼弱？甄、易四人竟看不見。」易靜方知有異，正自憂疑，忽見兩道佛光分開，同時英瓊的牟尼珠，金、石二人的玉虎、金牌，也相次出現光華。牟尼珠光最強，但也不能燭照上下，祇是十餘丈一團祥光，在下面遊動。餘人寶光均差不多。五人七八道光華在暗影中往復遊行，分合無定，看去似在尋覓下入第二層陣圖的門徑，並未遇甚梗阻，心中稍寬。

原定癩姑到了下面，如有險阻，便即傳聲告警。易靜久候無音，正欲問訊，忽聽雷聲，又見五人先後如有所遇，多是欲前又卻，退得甚慌。退不幾步，又往側閃，橫出不遠，又折回來，宛如鑽窗凍蠅走投無路之狀。心知不妙，忙即傳聲問故，也無回答。耳聽五人發動太乙神雷之聲，空洞傳音。五人神雷多有功力，癩姑尤勝，不比泛常，井穴中空，聲應猛烈，聽去卻是悶啞，好似有甚東西將雷聲緊緊壓住，並不洪大，不似往日神雷一發，便石破天驚、山搖地動之勢。雷火光華，更是一絲也看不出。跟着五人寶光便零落散了開來，除英瓊還在緩緩移行外，餘人均未再動。寶光仍在，知道人雖無害，但必受制被困無疑。自己如離陣位，恐又生出別的疏失，其勢不能捨此往援。再者五人均有至寶防身，癩姑法力尤高，與己相等。這五人不比甄、易四人，各有其勝人之處，如均失陷，自己下去也不一定有用。傳聲不聽迴應，可知五人初下時便已受制，祇在奮力掙扎，各將法寶、神雷一齊施爲，終無效果。祇不知癩姑那麼精細機警的人，既然看出形勢不妙，怎不先以傳聲相告？自己發問，好歹應有回答。相隔這麼近，本來無須行法傳聲均可聽到，竟無音響。如說聲音被人禁法阻住，兩不相聞，神雷之聲不過悶啞，怎又聽見？易靜正在憂急不解，猛然眼底雪亮，定睛往下一看，下面井穴已上下通明，不特癩姑等五人歷歷如見，並還多出兩人，在一片水晶的空地上敘話，空穴傳音，也清晰可聞。七人立處不遠，正有萬千團如雲絮的白影，雪浪山崩，往四邊退去，晃眼無蹤，竟沒看出那是何物。知已無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出於意外。

原來癩姑等五人下降時，先覺越往下光景越暗，漸漸佛光所照，不能及乎兩丈以外。身上也漸覺寒冷，好似常人寒天進入冰窖一般。如非先前席上喫了許多異果，陽氣充旺，絕對支持不住。癩姑一想：「不好！沿途行來，所遇酷寒之區不下三四萬里，那時未服靈果尚且能耐，現又服了許多純陽之果，竟會如此冷法。這井穴以內，必是北極冰雪奇寒之氣所聚，比起來路所經數萬里冰天雪地酷寒之區，必還更冷千百倍。不然，哪有如

此冷法？」因出意外，疑在室中本來如此，一心祇防下面埋伏，全沒想到寒氣厲害。忙令金、石、阿童、英瓊四人各運玄功祛寒，一同戒備着，仍往下降，果然冷得好些。祇是元氣運行，不能稍閒，否則便冷得難耐。衆人俱想：「丹井以內如此奇冷，最下層已近地肺，陰極陽生，總該暖些纔是。否則縱然修道人多冷也於身無害，如比此還冷，破法盜藥，也就不覺要難得多了。」正尋思間，身子落在平地之上。那地有似堅冰所成，光景越發黑暗沉冥，佛光圈外，連地面都看不見。玄功稍停運用，便覺頭暈氣促。上方和四外，均似有大力壓來，祇癩姑和金、石三人稍好，英瓊、阿童便一個比一個覺着難禁。

起初癩姑見井穴之下黑得厲害，便恐主人有甚花樣，戒備也頗嚴。及見人已到地，除奇冷奇黑外，並未見有別的異兆。幾次和金蟬運用神目法眼，仔細觀察，始終見不到一絲痕跡，也未見有煙霧之類，越料是固有景象。下陣和丹室俱在足下，先率四人草草循行了一陣，覺着冰面堅厚異常，通體如此。始而不肯毀損，祇想尋到門徑，相機下降。及至走了一陣。到處試探，俱是實體，那堅冰和來路所經冰原相似，直不知有多少丈深厚，而堅固更遠過之。門徑毫未找到，酷寒之氣又由腳底侵入，比起初下來厲害得多，玄功運用更難停止。癩姑一見不好，因這一關並無埋伏禁制，祇是酷冷難禁，估量底下比較溫和，下降越速越好。否則雖以玄功運用本身純陽之氣祛寒，也祇保得身心不致受傷，頭面手足，仍是難耐。無奈地面廣大，黑暗異常，也許下口甚小，急切間不易觀察出來。想了想，強忍奇寒，告知衆人，令各將防身法寶取出，分將開來，四面尋找。

金、石等人聞言，猛想起適纔爲防飛劍被元磁真氣收攝，降時又未遇甚埋伏阻礙，祇顧運用玄功禦寒，連防身法寶也未取用。這等奇冷，興許這幾件仙佛兩家至寶能禦奇冷，也說不定。立即分別取出一試，除英瓊牟尼珠稍好外，餘人仍是一樣冷法，並不比佛光強些，但又宜靜而不宜動。衆人均不能盡識此珠妙用，如任英瓊按照乃父李寧所傳白眉坐禪之法，祇要坐上半個時辰，此珠立生妙用，至少也可將那寒氣消去一半。俱因急於尋找出路，以爲此寶勝強無多，如若行動，便和衆人相仿，無所用之，仍照預計分散開來。阿童更是好奇，分開時，試把佛光收去，看看冷得如何。哪知光外酷寒，更勝百倍，光纔一撤，立覺一種大得出奇從未經受的奇冷之氣，由上下四外急涌上來。當時七竅皆閉，通身疼痛如割，氣血均欲凍凝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猶幸佛門真傳，佛光收發均極迅速，慌不迭重又放起。就這收發瞬息之間，雖然見機得快，未致受傷倒地，人已凍得透骨，心脈皆顫，再如稍遲，便無幸理。纔知幸虧佛光護體，擋了不少寒氣，否則誰也不能禁受。衆人如非那幾件至寶防身，也萬無幸理。越想越膽寒，惟恐金、石二人一時疏忽，蹈了覆轍，想趕去警告。無如死裏逃生，驚魂乍定，元氣運行尚屬勉強，怎能停止，

並且口爲寒氣所逼，也無法開張。祇得一面用師傳心法，一面隨定衆人，姑且分頭找那出路。

癩姑因傳聲須用真力元氣，防寒要緊，又未見有禁制埋伏發動，不欲徒亂人意，故此未向上面易靜相告。及至率衆尋找，當地已被踏完，仍找不出一點線索，寒氣卻更酷烈。正打不出主意，阿童人漸復原，由側面走來，兩人恰好對面。想起適纔兩道佛光聯合，冷要減些，忙迎上去合在一起，強掙着把前事說了。癩姑聞言大驚，暗忖：「照此情形，這奇寒之氣多半有人暗中運用。對方所設關口阻礙，便是指此。靈威叟不肯明言，並說一行十人法力可破，便將這全副地面毀去，也無甚話說。這類窮陰極寒之氣，用純陽雷火破它，想亦不難。自己一味顧惜主人情面，以客禮自居，總想善進善出，幾乎中了道兒。」想到這裏，忙追上衆人，告以各分四方散開，看自己手勢，隨同下手。等分別說完，人已冷極，又運用玄功，稍微喘息，然後居中飛起，發出太乙神雷，朝地面上打去。初意測不出冰面厚薄，仍不欲全數毀去，祇想攻穿一洞，以便下降，雷火威力不大。及見雷火發出，與平日發雷情景大不相同，好似上下四外均有極大阻力逼緊，不往四外橫飛。雷聲不猛，火力也弱，一震之後，地面上依然如故，全無傷損。降下細看雷擊之處，祇有一些冰紋白印，晃眼復原如初。情知難攻，那寒氣酷烈奇盛，不可思議。雷火爲奇寒之氣所逼，威力消滅了多半。冰面至厚，即爲雷火炸裂，寒氣一凝，重又長滿，非用全力不可。便即發令，一同施爲。金、石等四人聽雷聲甚悶，火光不強，也甚驚奇，各以全力施爲。癩姑發雷，自然更猛。滿擬如此猛烈的連珠太乙神雷，便是整座山嶽也被攻穿，何況這等冰凝之地。誰知這一來倒是奏了點效，祇是冰面一破，局勢也越發不利。

先是癩姑居中發雷，雖然雷火之勢不如往日強烈，因出全力，玄門太乙純陽之火，威力終非尋常，霹靂連聲，金光雷火猛擊之下，冰面倏被擊裂開一個大洞。祇是冰層太厚，尚未攻穿，四邊寒氣也被盪開不少，寒威爲之大減。癩姑因四角上金、石四人也和自己一樣，未將冰層穿透，心想：「全冰層大約厚薄相同，分散爲弱，不如召集到中心來，合攻一處，較爲容易。」方打算飛身過去傳知，恰值手中一雷發下，祇見陷裂之處，突涌起數十丈一團白影，看去似雲非雲，似雪非雪，似實似虛，不知何物。方疑冰層將要穿透，揚手又是一大團雷火發下，猛瞥見陷處火光忽滅，先發雷火竟喫白影包沒，便即消滅。後發雷火本是連續下擊，那白影來勢特疾，正好迎上，兩下一撞，又喫白影包沒，雷聲火光一時都隱。心中大驚，又看不出是甚法術。跟着連發神雷，俱是如此，白影依然潮涌而來，一毫也阻止不住。勢子雖急，卻極散漫，好生驚疑。自恃佛光護體，並未退避，還想另用法寶去破，略一停頓，猛覺奇寒侵體，勝沐冰雪，冷不可當。知道無力抵擋，忙往側面閃開，猛又覺身後一股奇寒之氣襲上身來。回頭一看，身後忽現出一個

雪人也似的白影，口中似在噓氣，奇寒刺骨，皮面如割，立時打了一個冷戰。又急又怒之下，也不問是人是怪，揚手一太乙神雷打去，又往側面閃避。剛把法寶取出，未及施爲，眼看雷火到處，白人擊散，又化成那似雲非雲之物，漫地湧來。同時又是一個寒噤，身後又有奇寒之氣撲來，祇得回顧。這回身後又現出同樣一個雪白人影，便連神雷、法寶一齊飛出。哪知並無用處，雷火寶光到處，白影一散，仍又化作那似雪非雪之物湧來。一近身旁，便覺酷寒侵骨，難於禁受。尚幸所化似雲非雲之物，勢子雖疾，除頭一起蔓延較廣外，餘者都祇涌到十丈左右便即停住。無奈此散彼起，循環不息，老在人身後左右出現。急得癩姑咬牙強忍，運用玄功，把全身法力法寶全使出來，終無用處。金、石等四人所遇也是如此。

一行五人，似這樣左閃右避，連發神雷，施展法寶，絲毫無奈他何，反倒越現越多，滿地都是。寶光影裏，那白人通身上下雪也似白，更無一絲異色，兀坐地上，不言不動，祇是寒氣越重。後來五人手足皆僵，委實難禁，眼看難以支持。癩姑分明聽到易靜傳聲問故，卻無餘力回覆。正打算引頭率衆先退上去，和易靜商量，打點好了主意，二次下來。石生機智，那白人宛如冰雪之質，還比玉白，身量均似十三四歲的幼童，猛想起先前送酒席來的兩個道童行時曾說，所居在丹井中陣圖側面小屋之內，到此如有阻難，三呼寒光、玄玉，必有應驗等語。下時還想就便尋他二人，因未到達所居之處，又忙於尋找下降道路，無暇及此。現在遇到難關，何不一試？心念一動，立即忍着奇寒，如言高呼：「寒光！玄玉！二位道友何在？我們尋你來了！」

石生本是靈石精氣所鍾，資稟特異，外表雖和衆人一樣，多半手僵足凍，面如寒冰，微一開口，冷氣便往裏倒灌，體內仍是充滿陽和之氣。比英瓊全仗珠光護體，雖冷而不酷烈。祇是手足能夠運用自如，內體仍是寒冷，玄功運用不能稍停，還要勝強得多。心更靈巧，未喚人時，先把太乙神雷向外連發，乘着面前寒氣略微盪開，再行開口，所以並不十分爲難。連喚兩聲，均無迴應。知道二童住在下面，上隔層冰，又爲衆人雷聲所亂，不易聽到，意欲告知衆人，暫停發雷。無如四外俱喫似雲非雲之物所阻，那白人更在各人身後身側出之不已。不用雷火，白人口中噓氣更是酷寒，中人勝如刀箭。擊散以後，又化作冷雲湧來，左右前後，棋佈星羅，皆是此物，五人全喫隔斷。如要衝越過去，也非一定不能，祇是奇冷難當，如與衆人會合，必須要連衝過好多處的雲堆。稍微挨近，已覺冷極，何況由內衝過，好似一個常人，冬夜奇寒，由十餘處雪堆中挺身穿過，實無此勇氣。大聲呼喊，又聽不見。祇得姑且運足丹田之力，試再呼喚幾聲，如仍無效，再打主意。哪知其應如響，第三次呼聲剛剛出口，猛覺面前冰地宛如波浪起伏，腳踏上去，其軟如綿，心還不知二童要來。

正想再喊，眼前倏地一亮，全場上所有白人，忽似雪獅就火一般，自然崩塌，一齊化作那似雪非雪之物，退潮也似往四外散去。同時全井上下大放光明，寒威盡斂。面前銀光連閃，現出兩個白衣童子，正是寒光、玄玉二人。石生自是喜極，癩姑等四人也甚驚喜出於意外，忙聚過去，相見稱謝。石生先謝了兩童解圍之德，因見地面已然復原，四外寒雲尚未退盡，便問丹井如何可下？此是甚麼法力，冷得如此厲害？二童笑對石生道：「島主想借重諸位的，便是這層關口，此乃爲北極萬載玄冰寒雪精氣所萃，經島主用極大法力並借地利設成。此地名爲戰門，歸我二人主持。本來無論仙凡，均難禁受這酷寒之威，何況諸位道友又不知此中底細，誤發太乙神雷。陰疑於陽，正犯此間大忌，於是寒威更烈，雷火越多，越覺冷了。適奉島主法旨，祇要諸位道友能在此停留一個時辰，不爲寒氣所傷，便可開放門戶，聽憑下去。不料發放雷火，激發萬載玄霙，比前冷更百倍，諸位道友仍是無恙，即此已爲島主心期。如非我二人還想見識諸位道友神通，便是道友不出聲相喚，我二人也自出見了。適在海邊之言，原以石道友一見如故，這裏奇寒難當，恐到時盜藥不成，反爲所傷，意欲略徇私情，萬一諸位道友稍覺難支時，可以略效綿薄，相助出險，萬想不到是這等情景。假如換了法力稍差之人，休說與萬載玄霙相持，便初下來那一段，無須降到冰層之上，祇離上陣百丈以下，氣血便要凍凝。見機抽身，如若迅速，不過中寒受傷，仍可復原；稍不量力，勉強下降，一達冰層，上下四外俱是寒氣重壓，再想逃生飛上，真是無望。尤其那玄陰極寒之氣，無形無聲，甚是陰毒，暗中襲來，難於覺察。祇要有一絲侵入身上要穴，當時骨髓皆冰，通身凍硬。祇有兩件法寶和各位前輩仙長所煉靈藥能使回生。但是受傷人由死入生，也許受盡楚毒，方能活命。聽說這兩件法寶均在貴派手內，我二人想往凝碧仙府一遊，也爲見識此寶之故。如此酷寒竟能禁受，雖然護身法寶神妙，諸位道友法力高強，已可想見，怎不叫人佩服呢！此關已算過去，因發雷火太多，玄霙精氣幾全發泄於此，須俟它退盡，便可下往丹室盜藥了。下陣雖然玄妙厲害，好在諸位道友機密已得，祇惜差着一人，我二人又不便代勞，到時不免稍難，否則，此時便可算大功告成了。」

金蟬便問：「道友所說二寶，可是萬年溫玉與九天元陽尺？」二童答說：「正是此寶。」金蟬說：「九天元陽尺，我們雖可隨時借用，乃淩真人所有。那塊萬年溫玉，開府之後便落在英瓊師妹手裏，何不也取出一看？」英瓊笑說：「掌教師尊賜我此玉之後，當時便被玉清大師背人向我借去。並說妖屍谷辰至今仍未忘情此寶，留在我手，此時在外行道，寶光外映，易啓覬覦，諸多可慮，不如借她應用，暫代保存。我如要用，到時自會送來。等幻波池建立，入居三年以後，再行交還，正是一舉兩便。我知她爲人謹慎，對我同門又極盡心力相助，此舉必先得了師長默許，不然不會開口，便借與了她。事後告

知靈雲師姊，也說應借，師父不會見怪，所以不曾帶來。」二童先聽溫玉帶來，面上頓現驚疑之色。及聽英瓊之言，方始面色復原。玄玉笑道：「我原說呢，如有此寶，別位難說，這位李道友也不致同樣覺冷，爲玄霙精氣所阻了。」說時，癩姑知道易靜等五人也不放心，早抽空暗用傳聲之法，略說以前經過。井中寒氣一收，上下通明，下面七人言語行動，易靜全可聞見。知道二童所說陷空老祖用意，果是在此，此關渡過，底下雖非勢如破竹，迎刃立解，必無過分險難之處，好生欣幸。因少一人入室取藥，重又傳聲癩姑，到時見景生情，如實爲難，可令英瓊仗牟尼珠光之力代鎮主位。自己在上面拼冒點險，本身仍守一元中宮主位，將元神遁出，飛降下陣去，代英瓊鎮守北方水宮，仍由癩姑穿陣而下，去往丹室盜取靈藥。此策祇要三人動作靈敏，彼此呼應神速，得心應手，必能成功無疑。癩姑雖覺稍微行險，但外無他法，也以爲然。

二人正在傳聲問答，地上如雲如絮的玄霙精氣已然退盡。衆人見那冰層所結地面，通體堅厚渾成，並無一絲縫隙。大團雲絮一般的玄蠶精氣，分向四邊退下，到了挨近井壁之外，堆積不動，漸漸減消，自然無迹。退完，冰面仍是完好。試收防身寶光，已和來此飛行時氣候相近，祇沒上面和暖，知是冰層仍在之故。石生方問：「門戶何在？」也未見二童行法施爲，忽然地面上冰層自然渙散，化作雲煙波動，宛如潮涌。眼看腳底由實而虛，全地面變作一片雲海。衆人剛把遁光縱起，飛身雲上，靜待雲開下降，寒光、玄玉二童忽向衆人舉手作別道：「諸位道友，好自爲之。少時戰鬥升上，可由右門穿進，繞出左門。我二人再略施小技，門便隱去，寒氣全收，連四圍的玄陰神弩也並止住。由此下降，直達下層陣地。此層與上層陣地不同，五方陣位全是虛的，中宮一元陣位正對丹室入口。請諸位道友施展法力，相機行事。我二人要往霜華宮中覆命，且等將來凝碧仙府再作良晤，此時恕不奉陪了。」

衆人方要搭話，二童說完，把手一揮，面前忽又深黑如漆。也祇瞬息之間，重又上下通明，祇是腳底雲煙盡去，不留一絲痕跡。再看二童，已然不見。因是驟暗驟明，變滅至疾，事出不意，連癩姑那麼高法力，都未看出那麼廣大深厚的一片雪層，連同二童是怎麼隱去。祇金蟬一人神目異常，略看出二童手舉處，全井立比先前還黑。暗影中似見二童也化作兩股白氣，與雲相合。同時微微覺到寒風颯然，由身側往下飄墮。緊跟着全井上下重返光明，連人帶雲俱無了蹤影。衆人想到二童竟如此神通，方在駭異，低頭往下一看，下面陣圖已然現出，相距當地約有百丈高下，一片五六丈方圓的雲絮，簇擁着一座外觀圓形，內列六根合抱大柱，似亭非亭之物，由腳底緩緩升起，衆人連忙後退。那亭外面銀光萬道，耀眼生花。內有青白二氣環繞六柱之間，一根主柱居中，五柱環繞於外。亭外佈滿光氣，形似實體。一青一白，以主柱爲界，各不相混，每邊各有一個圓洞。

主柱之上現出「戰門」兩個朱書古篆。衆人已悟出「陰疑於陽必戰」的寓意，便照二童所說戒備着，由右方圓洞門中緩緩飛進。

那門看去煙光並不深厚，至多不過丈許。等一進門，覺着內裏寒光閃閃，冷如寒冰，猛覺身上一暖，人便飛出，計算程途，少說也有四五十丈。再一看那反面門戶，和正面差不許多，祇是青白二色煙光左右互換，等繞飛進去，和右門快走完時情景一樣，充滿陽和之氣。快過完時，身上忽又一冷，眼前一花，煙光盡杳，那戰門忽然隱去不見，祇人在空中懸着。衆人連癩姑俱不知主人就着當地獨有的天時地利，加上法術運用，纔有此種神妙設施。寒光、玄玉二童乃秉北極萬年冰雪之精而生，不過借用了兩個有根骨的形體。丹井乃北極地軸中樞。陰陽二元真氣交戰相生之地，一切多是天造地設，再加法力運用，便生出無上威力。初次見到，俱覺主人法術神奇，不可思議，所以行事異常謹慎，終於成功而去。及至日後，笑和尚誤斬金姝、銀姝，二次來盜萬年續斷，被陷霜華宮疑陣之內，如非神駝乙休趕來相援，幾遭不測，便因陷空島一切設施，多仗天時地利，深知底細，輕視敵人之故。還是衆人小心翼翼，佔了便宜。這且不提。

衆人見戰門隱去，料已無事，祇等破完下陣，便可深入丹室取藥。一簣之功，成敗關頭，在此一舉。又以寒氣全消，比起上面反更暖和，各自鼓起勇氣，振作精神，按照預計，將應用法寶取出，準備停當，覷定下面五行五宮陣位分散開來，各人站定一方，一聲號令，同時往下飛降。這時下面陣圖，因上陣一開，已全發動，與前大不相同。全陣四十九個陰陽圈點齊射精光，五宮正位上各涌起一個不同的光柱，全陣都是五色煙光，明滅變幻，勢如潮涌。休說最下層的丹室要地觀察不出，連金蟬專能透視雲霧的神目，也看不到一寸地面，情勢嚴重已極。癩姑一人居中，率領金、石、英瓊、阿童等四人，把遁光駕平，使五人高下如一，緩緩下降。降到離那五宮正位的五色光柱約有十丈，覺出光焰有了上騰之勢。又是一聲號令，各自運用玄功，施展法力，放出防身寶光，不先不後，一同往光柱上猛壓下去。那青、紅、黃、白、黑五根光柱，立即轟的一聲，同時光焰暴漲，往上騰起，勢疾非常。仗着五人未入島宮以前便有詳密計算，再經過上層陣圖一番經歷，上層主體五宮主位又被易靜等五人制住，下陣減去不少威力，所有陣中一切變化生克微妙之處俱已洞悉無遺，所差祇是法力強弱之分。雖不能算勢如破竹，舉重若輕，胸中已有成算，應付方法，下手步驟，俱安排好了。祇不過覺着主人法力太高，惟恐稍有疏忽，變生不測，貽誤全局罷了。那五行光柱發生妙用，原在意中。全陣樞機，如不上來便先制住，便要生出無窮變化。雖然知道破法，到底費事，祇要有些微不利，立即僨事，故俱以全力施爲。

癩姑對付中宮一元主位，其關係更爲重要。一見中柱光焰熊熊欲昇，一面發令，急催遁光加急下降；一面早把護身佛光移向腳底，化作一輪祥輝，電也似疾往下壓去。中央黃色光柱剛往上疾昇，比原來高起不到兩丈，便喫佛光緊緊罩定，不能長大。癩姑手掐靈訣，再一行法施爲，愈發受制，發出殷殷怒雷之聲，緩緩下降。癩姑見全陣最主要的一元要樞所在之地已喫制住，一行五人不論如何，已無失陷之虞，心情爲之一寬。因下陣受上陣反應，已全發動五宮制壓，法力最好均勻，無所偏重，將中央光柱壓制復了原位，便不再往下壓。一看同行四人，英瓊是往北方水宮降落。除中央戊土是全陣命脈外，水宮居北，獨得地利，先後天均有助益。便是主人佈設此陣時，也以此宮爲重。後天五行變化，亦由此而生，其力最大。如換別人，還真不易制壓，偏巧被英瓊無心中擔承了去。論起英瓊本身法力功候，雖比癩姑要差得多，但那粒牟尼珠卻正是癸水的剋星。

英瓊下時，又以自身法寶雖多，飛劍更是仙府奇珍，無如十有八九多是金質，陣下便是元磁精氣所萃之地，恐被吸去，不但不敢妄用，爲防萬一，除紫郢仙劍神物通靈，與身相合，自信無礙，凡是金質之寶，一齊收入妙一真人所賜法寶囊內，謹密封藏，以防失落。所用以防身破法的，祇此一粒寶珠，心想：「此珠運用，全仗本身元靈智慧，心神寧靜空靈，威力越大。自己所負使命，祇是隨同衆人，分別鎮制五宮陣位，陣中既無敵人交鋒鬥法，又不要自己深下丹室取藥。反正無須動作，如用父親所賜禪功，以靜制動，必然省力得多。」心中想好主意，也未向衆人說，便把寶珠放出，並默運玄功，盤坐其上，由那一團祥光托住，緩緩下降。這牟尼珠神妙無窮，不可思議，加以英瓊運用玄功，立即人與珠合爲一，快慢無不如意。英瓊知道五人最好同時下去，不要快慢不一，心念一動，珠光立即加快下降，恰與癩姑等一般高低。最後英瓊落到水宮位上，癩姑落到土宮位上。這樣一來，全陣兩個威力最大的陣位，便被二人制住了。

金蟬制壓東方木宮，本來也和英瓊一樣，恐用五金之寶爲元磁真氣所制，祇想用靈嶠三仙所賜玉虎防身鎮壓。快下降時，俯視木宮方位上，見那根青色光柱光焰瑩瑩，翠潤欲流，與前在碧雲塘所見的方瑛、元皓運用枯竹老人所設仙陣中的乙木神光一般鮮明，猛觸靈機，暗忖：「元磁真氣深藏丹室以下，地肺之內，離此何止千丈，自己所用霹靂、天嘯三劍，俱是本門真傳與身相合的仙府奇珍，怎會被它吸去？此陣由陰陽兩儀，化生出先後天五行妙用。石生所制金宮陣位上，末根銀柱光焰一樣強盛，可知磁氣無礙，至少也是鞭長莫及。天嘯劍乃七修劍中第一口，古仙人採取西方金精百鍊之寶，現成的以金克木，爲何不用？」念頭一轉，將天嘯劍取出，試一運用，果無絲毫警兆，心中越定。正好癩姑先後發令，便劍寶齊施，隨同飛降。

說也真巧，這五行神咒各有各的妙用。中央土宮一元主位，是喫癩姑施展全副法力制住。水宮神柱，又遇見一粒牟尼珠剋星，不等生出變化，已受了制。木宮本位，喫金蟬見景生情，無心中放出一件太白金精之寶，又是一個本命剋星。那青色光柱，因金蟬壓同下降時心裏仍在尋思真金克木的妙用，本心又是用以防備萬一，不想破壞，劍光雖已放出，祇在上面，並未使與乙木相觸。當時事機神速，怎容心生他念，稍一疏神，降得便落後了些。可是下餘四人均已各制一宮，同時復了原位。光柱高下略有參差，五行失位，立即生出強烈變化。金蟬正降之間，瞥見癩姑等四人已各壓着各宮光柱，復了原位，自己還差兩三丈高不曾復原，不禁慚愧，想要加急下降。就這轉念瞬息之間，猛覺腳底乙木神光突轉強盛，力大非常，竟有往上衝起之勢，簡直壓制不下。還不知是因自己降得稍緩，乙木失位所生反應，祇疑自己法力不濟，法寶不如衆人之故。忙運玄功，指定寶光，強壓下降。哪知乙木神光越發強烈，金、水、火、土四宮陣位上雷鳴風吼之聲又一助威，聲勢更是驚人。心中一急，未容轉念，下面已是雲光浩蕩，佈滿全陣。乙木光柱略一停頓，改降爲昇，逆行向上，與行法人相持不下。緊跟着轟的一聲，那些五色雲光一齊飛騰，怒濤電射，向金蟬湧來。

當時情勢又險又快，連轉念的工夫都沒有，眼看全陣均要生出變化。總算數中有救，就在下面雲光上激之際，金蟬見乙木神光壓制不住，反倒往上逆行，一時手忙腳亂，那天嘯劍光原由左手指定，情急無計，隨手往下一指。本心是見乙木神光這等神奇，並不敢斷定此光能遂初意，還想另取法寶。哪知這時乙木威力剛剛開始發動，此劍發得正是時候。稍遲一會兒，乙木妙用發揮，其餘四宮也被牽動，乙木一得南方丙火之助，再有十口飛劍也難制服了。那天嘯劍乃仙府奇珍，神物通靈，又具剋制之妙，先喫金蟬指定，在上方有力難施，一經放下，立化一道金虹向乙木光柱環繞上去，纔圍了一圈，木光威勢立減。下面雲光本正騰起，相隔金蟬不過丈許，乙木勢子一衰，便自停住，緩緩往下沉去。金蟬看出形勢危急，又急又愧，一面指揮飛劍，心仍不放。等把囊中法寶取出，那乙木光柱已經收勢，在劍光運繞、玉虎寶光鎮壓之下安然下降。知是自己先前疏忽落後所致，趕緊運用玄功法力，壓制木光，速復原位，滿陣雲光也都退復了原，心纔放定。這還是土、水、金、火四宮被癩姑、英瓊、石生、阿童四人降復了原位，一見變生倉猝，各以全力強行壓制，祇是鬱怒莫宣，發出雷鳴風吼之聲，不能速相呼應；而乙木妙用尚未發揮十之一二，事情起止均速，未等牽動全局，便歸寧息。如若金蟬稍差一步，事前再沒把天嘯劍放出，一宮失位，起了逆應，逐漸相生，不消片時，五行一齊發動，成敗就不可知了。石生制的是西方金宮，阿童制的是南方火宮。石生用那三角金牌，以金制金，巧合先後天妙用；而阿童的佛光又是火的對頭，因此，俱都安然無事。祇因金蟬疏忽，生出變故，所分守的陣位受了感應，一齊震動，同受了一場虛驚而已。

癩姑見五陣神柱俱已復原，十九不致再有變故。祇是陣圖順序變化以後，上下十人各要鎮守原位，分出一人下到井底陣室之內取那萬年續斷，卻是一個難題。想了想，祇得姑照適纔易靜所說，且把陣圖引動，等到變化完畢，現出丹井，再作計較。隨即告知金、石諸人謹守原位，一任生出甚麼變化，不去理它，到了入井取藥之時，看出何人能代自己守這主位，再行告知。又令英瓊加意運用，看準飛越南宮之間的躥度和通行之法，先做一個準備，以免萬一誤解禁制，入了埋伏，轉生波折。癩姑原因到了下面看出北方水宮重要，英瓊不能離開，雖照易靜之言叮囑，並未定準英瓊代替自己。可是別人功力雖比英瓊較深，所用法寶如若以之坐鎮，還不如她。一面施展法力，發出乙木神雷，和上陣一樣，故意將陣勢引動。這上下兩陣一正一反，下面陣勢一被引動，上陣受了反應，也同時生出許多妙用。先前中間隔有戰門和極厚冰層，不能看到下面陣勢，祇聽風雷交鳴之聲甚烈。這時仰觀俯視，全能看見，纔知這一發動，不特下陣有無邊妙用，便上陣也平添若干威力。雖然宮中機密已然參透，不致失陷，但威力如此強大，呼應如此緊密，卻出意外。照此情形，上下十人正好把兩陣制住，同退則可，若獨自抽身，五行有一失馭，立生鉅變。並且那丹室正在土宮之上，丹井最深之處被元磁真氣托住，浮沉不定，與下陣又有聯繫，息息相通，也須格外小心，簡直任誰也無法分身。

癩姑和易靜二人一上一下，心正愁急，那陣勢已喫法術引動，相次轉變。先前上陣五行反克而後相生，發之於外，祇把五行正位鎮住，便可無事。下陣卻大不同，五行順生，發自各宮陣位之上，卻由宮外生出逆應。每值本宮位上發出威力，那五根光柱便射出萬道精光。五宮正位以外的五色雲光，也各按五行生剋，現出無數金刀、巨木、烈火、洪水、黃塵，山崩濤涌，衝壓上來。一陰一陽，互相交戰，雲光摩蕩，激涌如潮，電叱霆奔，萬雷怒震，令人目眩神搖。聲勢之猛烈，比起上陣還勝十倍。好幾次，看去都似要反客爲主，所守陣位眼看要被外五行壓倒，鎮守五宮正位的人也將連帶受害，形勢險極。這時無論何人，祇要伸手抵禦，立被侵入。正反五行陰陽交會，合而爲一，生出無上威力，再想破陣，非但艱難，一個不巧，還將丹井底下的元磁真氣引動。這地極渾茫元精之氣，就非易靜等十人所能制服，縱能脫身出險，也前功盡棄，取藥也無望了。幸而有二人俱是深明陣法，又得主人事先泄機，先將全圖變化，借着兩桌筵席現出，愈發恍然大悟。深悉此陣一陰一陽，自爲消長，一切變化均由暗藏無形的元始宮位上發出。下陣中心祇是土宮正位，與上陣不同，須等四十九個變化相繼變過，完了一週，元始宮位自行現出，仍合大衍之數，全陣便即靜止不動，不復爲害。祇看到時能否分人下去便了。上下十人，各自鎮攝心神，守定本宮，一任陣勢生克變化，全不搖動，形勢雖然艱險，並未生事。

眼看四十九次變化將完，到了末次，五宮四外突生出四十幾根光柱，矗立陣中，比宮位上光柱略小，各射出青白二色奇光，照耀全陣，易靜在上陣俯視下方陣圖變化，這許多青白光柱一現，猛覺出衆人光柱都是圓形，各宮方向間隔俱不差分毫，惟獨癩姑所鎮制的中央土宮作大半圓形，位置也略偏前數尺，所立之處並不居中，正對自己腳底。因中宮光柱獨大，光華又強，陣圖頗廣，青白光柱未現之前，全陣雲光浩蕩，相去數百丈，不曾發覺。這時光柱一多兩儀、四象、八卦、九宮界列整齊，又以陣圖變化，丹室入口不曾現出，心中奇怪。再留意一觀察，纔看出來，覺那中宮光柱分明缺着小半面，非補成正圓不能居中。情知有異，忙即傳聲告知。

癩姑聞聲，細一觀察，那光柱此時約有一丈粗細，果有一面缺着一個月牙形不曾補圓，懷疑與下陣丹室的入口有關。那青白光柱出現也祇半盞茶時，本來分列雲光之中，急轉如飛，轉了一陣，忽然一陣移動，順着五官躔度，穿梭也似飆輪電馭，往復飛馳。最後越轉越急，忽朝中宮黃柱急撞上來，精芒強烈，耀目難睜，又夾着風雷轟隆之聲，聲勢之險惡，真無倫比。連癩姑雖是法力高強，心有成竹，也被嚇了一跳。初意和先前五行自相生克變滅一樣，兩下裏一接即退，沒想到這次竟是真個擠撞上來，驟出意料，連轉念的工夫都沒有。金、石等四人見狀大驚，以爲變出非常，吉凶莫測，單這一震之威，已是難當，誰知青白光柱未撞以前，聲勢這等猛惡。這一撞上去，反似水乳交融，悄無聲息。再定睛一看，當中光柱光華連連明滅，閃變了幾次，變成了一個兩丈大小的太極圓形，半青半黃，中間彎彎曲曲界着一條白線。纔知元始宮位乃是一個太極，好生驚異不迭。

癩姑見數十根光柱一齊壓到，那是何等力量，自己鎮壓其上，隻眼底一花，並無別的感覺。跟着現出一個太極圓形，精光流走，左右迴旋，每邊各有一個三尺大小的圓眼也是一青一黃，正反易色。隨着青黃二光迴旋明滅不已，青白光柱與土宮光柱一合，自然加大了些，先前那小半邊的月牙形也便圓滿，恰好位居正中，一絲也不偏倚。知道丹室就在這中央元始宮位光柱之下，太極圖中兩邊圓眼，便是入口。無奈這時全宮雲光雜沓，變幻無端，那五根光柱霞輝奪目，勢越強烈。五人鎮壓其上，毫無變動，看去彷彿平靜莊嚴，矗立雲浪光波之中，毫無異狀。稍微疏神，立發出無限威力，往上騰起，同時精芒如雨，四下飛射，跟着風雷大作。一宮失制，其餘四宮相繼響應，所壓光柱各自上騰。五人忙各運用玄功法寶極力鎮壓時，這五行光柱消長盈虛，息息相關，這一宮光柱剛強力鎮壓下去，那一宮的光柱又復涌上；等把後起這一宮強用法寶之力壓下，先壓下的那一宮又生出反應，往上高起。尚幸五人功候雖各不同，所用法寶均具極大威力。而那五

根光柱雖然互相生化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其應如響，但是非有一宮潰決，不可複製，始能發出那全般妙用。衆人防備甚嚴，偶一疏忽，當時警覺，立以全力鎮壓，未等到暴長分裂的境地便自制住。而水宮最要之地，又在英瓊鎮制之下，正照乃父李寧所傳禪功，在上打坐入定。下餘四宮，盡管變化震動，水宮黑柱在珠光鎮壓籠罩之下，始終如一，無力反應，這要減去大半威力。祇不過金、木、火、土四柱互爲低昂，使四人飽受虛驚，費了許多氣力，終仍無事。

此事起因原出在木宮位上，除英瓊所守水宮外，金、火、土三宮全受波及。中央土宮又是元始宮位，力更強大，連癩姑也幾乎鎮壓不下。後來癩姑見這四根光柱此消彼長，老是高下參差，不能復原，漸漸省悟。易靜又在上陣傳聲指點。纔囑金、石、阿童三人制壓之時不可太猛，等長起時，一半隨勢上昇，祇不令其過高，到了上長之勢較衰，再緩緩往下壓去。那受反應的三根光柱，勢必相繼呼應上長。各人相準四柱高下差不許多，然後各施全力，比準平度，一同沉穩下壓。說起來雖易，行時卻難。那四根光柱此降彼昇，不易均平，稍微失當，又須再來。當初生變故時，各人心神慌亂，祇顧自己，以致越壓制，反應之力越強，幾乎不可複製。這一來，總算得了機樞，不再似前匆遽。幾次過去，漸漸高下相差無幾，抗力也減退了些。但仍費了不少心力，好容易纔調整平勻，緩緩壓復了原位。似此情形，如何能再分人下入丹室？英瓊更是關係最重，不能離開。這下陣自從元始宮位一現，比較寧靜，祇要不疏神失守，便不再生變化。上陣卻正與相反，陣勢重又變化轉動，較前尤盛，更是難於分身。上下又相持了個把時辰，無計可施。

易靜焦急之下，正想甄、易弟兄四人各仗防身法寶加緊戒備，守定宮位。自己拼犯奇險，在陣位上入定，把師傳七寶全施出來護着原身，以作鎮壓中宮一元正位之用；同時運用元神飛出，直下丹室，取了靈藥，便自飛上。好歹也應了先時和主人所說的大話，免得功虧一簣，爲人所笑。主意打定，正待傳聲發令，忽見一幢七八尺上下的銀光，內裏裹着一道青光、一條人影，電也似疾由西南方金、火二宮相對的殺門位上飛進陣來。以爲是主人知道自己爲難，特命門人來此相助。於是暫息前念，欲等來人相見，問明之後，再作計較。嗣見那青白光華進陣以後，並不向自己飛來，竟順着五行九宮躔度滿陣繞行飛馳，其疾如電。不消半盞茶時，全陣已被繞了十之七八，五宮正位已穿行了四方，好似深悉陣法微妙，宛如輕車熟路，行若無事之狀。方疑此陣已然發動，所以來人必須走完全陣，始達中宮一元正位相見。心正尋思，晃眼那幢青白光華已將全陣五行宮位繞完，到了自己所守的中宮一元正位之下。因光華強烈，內外輝映，精芒電射，飛行神速，急切間看不清切來人相貌。自覺所料不差，正待發出招呼，那青白光華忽似流星飛墮，直往下陣元始宮位上射去。光中人影一閃，彷彿和癩姑說了一句話，因上下相隔數百丈，

又出不意，未曾細心諦聽，也未聽出說的甚麼話。同時那幢青白光華正向太極圖左邊青光圓眼之中投去，一閃不見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